

天歌  
☆  
著

# 越狱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铁门、铁窗、高墙、哨兵、高位狙击……插翅难飞  
挖掘、攀越、瞬燃、爆破、割墙、三味真火……上天入地

# 世界上最复杂的智力斗争

危机四伏的黑狱 斗智斗勇的舞台  
墙内是洪水猛兽 墙外是海阔天空

# 大越狱

天歌◎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越狱/天歌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104-1243-1

I. ① 大… II. ① 天… III.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4288号

大越狱

作 者: 天 歌

责任编辑: 李红兴

封面设计:  天歌工作室

版式设计: 欧阳潇湘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版 权 部: +86 (10) 6899 6306

中文网址: [www.nwp.cn](http://www.nwp.cn)

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50千字 印张: 14.75

版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24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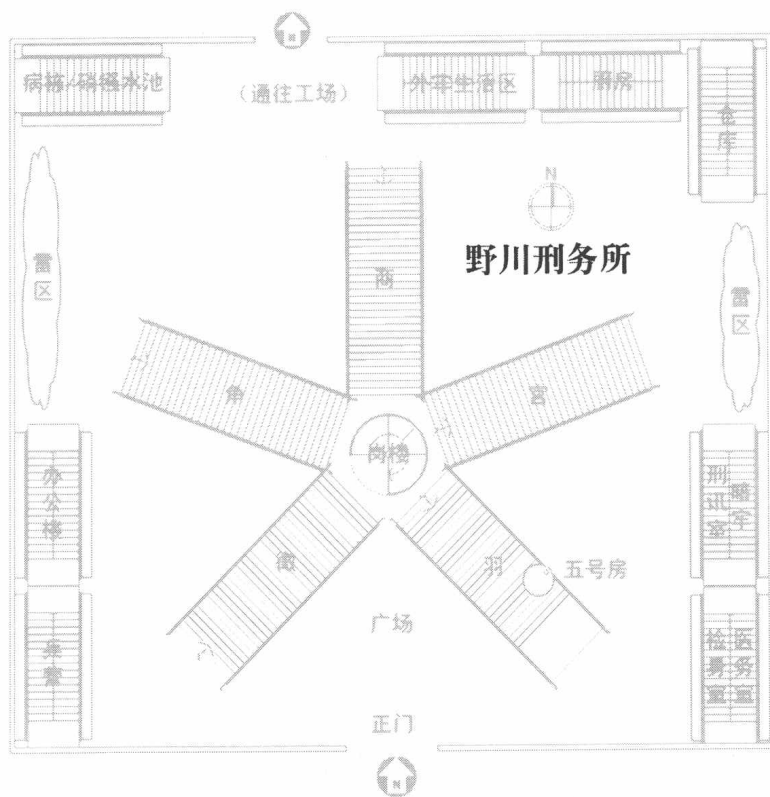
定价: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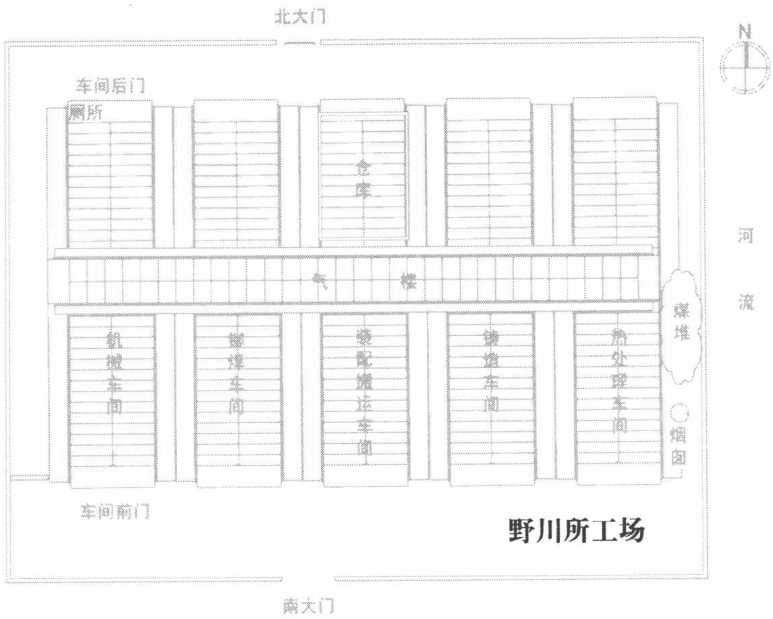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 主要人物表

- 孟松胤** 电池厂青年技师，通晓化学、物理知识，性格温和并兼具诗人气质，因师生之谊和恋人之情被捕入狱。在共产党人老鲁的帮助下，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依靠自己的智慧与特长，百折不挠地多次实施越狱计划。
- 老鲁（鲁邦）** 新四军“新江抗”特务连副连长，在狱中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孟松胤的保护人与可靠同盟，始终机智勇敢地与日寇斗智斗法，关键时刻勇于牺牲，于艰难险阻中寻找生存希望。
- 齐依萱** 孟松胤的未婚妻，试图营救未婚夫未果，反而招来神秘追杀，失去父亲之余数度亡命天涯，最终香消玉殒于茫茫太湖之中。
- 齐弘文** 齐依萱之父，孟松胤之师，身份及立场较为复杂，既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叛徒，又不失普通中国人的良心，在“化学武器防护”的研究课题上有所突破，也由此落得可悲的结局。
- 李匡仁** 日伪特工，被派驻在齐家父女身边担当监督和保护工作，与齐依萱日久生情并逐渐转变立场，入狱后

- 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成为孟松胤的得力助手。
- 韦九 监房“龙头”，太湖“水火帮”匪首，强悍而勇猛，凶残中不乏义气，在一致对敌的斗争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 郭松 监房“龙尾”，欺软怕硬的江湖小流氓。
- 张桂花 亦正亦邪的“皮帽子军”，凶悍自私，经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最终惨死于攀越计划的实施过程中。
- 刘子春 孟松胤的难友，利用身为红衣“外牢”的便利条件，为越狱计划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自己也利用巧妙的“面粉爆炸”原理成功脱逃。
- 蒋亭虎 来自四川的“清水袍哥”，随川军出征江南抗敌，在太湖激战中不幸被俘，为人颇为正直。
- 耿介之 被捕前系国民党军统人员。
- 邱正东 新四军伤员，孟松胤和老鲁最忠诚的伙伴。
- 洪云林 被捕前系活跃于太湖流域的共产党游击队战士。
- 庞幼文 忠义救国军中态度进步的左派人物。
- 陆雨官 沪西76号汉奸，因得罪主子而锒铛入狱。
- 黄鼠狼 惯偷，拥有高超的窃术和开锁绝技。
- 月京未来 监管号房的日军狱官，表面通情达理，实则阴险狡猾，在与号房中的囚徒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整日陷于猫捉老鼠游戏的泥淖之中。
- 青木藤兵卫 负责看守野川所的“戒护队”队长，性格残暴，几乎到达变态、疯狂的程度。
- 伊藤英明 善良的日本教官，俳句爱好者，在工场中与孟松胤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友谊，关键时刻多次掩护孟松胤渡过难关。

## 目 录

楔子.....	1
一、举起手来.....	7
二、自告奋勇 .....	20
三、本部留置场 .....	31
四、一表三千里 .....	44
五、野川所 .....	55
六、规矩 .....	68
七、牢饭 .....	79
八、危险的气息 .....	89
九、头面人物 .....	99
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110
十一、关老爷的牌位.....	123
十二、对战.....	136
十三、阿喀琉斯之踵.....	147
十四、疤脸煞星.....	162
十五、龙争虎斗.....	173
十六、开了小差.....	183
十七、饥与病.....	194



十八、铁麻花大显身手·····	204
十九、苦肉计·····	217
二十、世外桃源·····	229
二十一、一揽子计划·····	239
二十二、万丈深渊·····	249
二十三、墙头草，随风倒·····	261
二十四、修械所·····	272
二十五、烟囱·····	283
二十六、你这无翅的伙伴·····	295
二十七、谜底·····	307
二十八、盐铁论·····	317
二十九、铁锈、钨丝、银粉漆·····	329
三十、功败垂成·····	340
三十一、水之殇·····	350
三十二、如虎添翼·····	359
三十三、致命的马缨丹·····	371
三十四、设备和原料·····	383
三十五、苦味酸·····	394
三十六、原始的电池·····	404
三十七、两眼一眨，老母鸡变鸭·····	416
三十八、玩火的境界·····	425
三十九、三昧真火·····	436
四十、自由之门·····	449
尾声·····	460

## 楔 子

“龙虎牌”万金油虽非万能的灵丹妙药，但对付油漆确实颇有奇效。

天气已经热得令人团团转，可“野川所”内的囚服却始终不换，所有人身裹臃肿的冬衣，看上去比孵蛋的母鸡还要辛苦。大伙猜测说，日本赤佬肯定是基于节约棉纺制品的考虑，想让大家从棉衣直接向夏衣过渡。

孟松胤脱下自己身上的灰蓝色囚衣，捧在手上仔细端详。

囚衣没有衣领，也没有纽扣，靠胸前的两排布条打结维系。胸前的四位数编号是一小块缝上去的白布，很容易将其撕去，但后背上那个碗大的“羽”字则是用糙白漆印上去的，即使用利刃也无法彻底刮除。但是，现在仅仅在字体上涂上一层万金油，不过半个钟头的功夫，漆皮果然开始起皱、翘脱。

“孟夫子，这万金油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咋就这么管用呢？”老鲁惊喜地一拍大腿。

“里头含有桉油精、丁香酚和氨水之类的挥发成份，能对油漆起到分解作用呗。唉，不把这个羽字去掉，肯定跑不多远就被

逮住。”孟松胤边说边用指甲猛刮漆字；他是个长着一张长圆脸的年轻人，看上去眉眼清秀带有浓重的书卷气，但眼下面黄肌瘦，显得十分疲倦。

指甲过处，漆皮纷纷脱落。

“今天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砂锅里捣蒜，一锤子买卖！”老鲁从口袋里摸出一段比半根筷子稍长的扁铁，在铺板上蹲了下来。“乘现在枪兵还没上岗，我先把木板撬松了再说吧。”

扁铁通体呈灰不灰、蓝不蓝的色泽，顶端被打磨成锋利的刃口，虽然看上去有点不三不四，但说它是件宝贝却一点也不过份——整体由四氧化三铁<sup>①</sup>锻打而成，而热加工时的温度又绝对不可超过770度的居里点<sup>②</sup>，否则就无法作为顺磁物质吸收金属探测器发出的电磁波。日本人的金属检测仪虽是由普通军用探雷器改装而成的简陋装置，模样十分寒酸，但灵敏度却不可小觑。想当日，老鲁身怀这件宝物闯关带进号房，毫不夸张地说，真是冒着被枪毙一百次的生命危险。

号房宽约三米、长约十米，但屋顶奇高，竟有五米开外。占据整个室内面积三分之二的，是一块看上去铺天盖地的巨型铺板——宽约二米，长约九米，高约五十公分——这块夸张的铺板由一排结实的水泥墩支撑，坚固的程度堪与一座真正的桥梁媲美，即使一辆坦克驶过，怕也不会坍塌。

铺板由坚韧的水曲柳木条呈契口形式铺设在水泥板上，没有使用一颗铁钉，也就是说，只需撬出紧靠南墙的第一块，所有的

---

① 具有磁性的氧化铁。

② 物理学家居里发现的物理特性，物体在铁磁体和顺磁体之间转变的温度。

板条将随之松动，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全部抽出。

“这玩意儿也挺好使！”老鲁用扁铁的刃口使劲凿挖木条的边缘，原先凝重的神色顿时轻松了不少。“小鬼子肯定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号房里居然藏着这么一件宝贝。”

眼看进展顺利，原先在铺板上靠墙蹲成一溜的几名汉子忍不住围上前来察看。

号房内所有的人分成两拨，一半坐在铺板上，一半坐在过道里，连孟松胤和老鲁在内，总共是十五个人。

事实上，其他人虽然一声不吭，可并非全都闲着。

号门边，有人把耳朵紧贴在铁门上，仔细聆听门外走廊上的动静；墙角边，有人目光灼灼地监视着头顶上的窗户——南墙上离地三米的地方开有一扇窗户，竖着一排手指般粗细的铁栏，看上去活像一张大嘴在半空中狞笑。

窗户的外侧，也就是牢房的外墙上，建有一条长长的空中走廊，日本人只需顺着这条走廊巡视，隔着窗玻璃便能将每间号房内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铁栏之外的玻璃窗可以在空中走廊上开启或关闭，但平时很少打开。现在，孟松胤最担心的也就是这两扇玻璃窗，只要破窗时声响稍大，日本兵自然应声而至，那么所有的计划全盘落空。

“窗框也得先挖一下！”孟松胤朝老鲁建议道，“十五个人爬上爬下要花费不少功夫，枪兵巡逻的间隔时间虽说没准，但咱们还是得按最短的半小时来算。”

“嗯，没错。”老鲁严肃地点点头表示赞同。“抓紧时间，一会儿小鬼子见咱们还不睡觉，肯定要起疑心。”

“最后再重申一遍，待会儿行动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能乱，各

人记清自己的分工。”孟松胤的目光在众人的脸上逐一扫视，不知是不是由于紧张，嗓子突然有点发哑。“一会儿拆被子的拆被子、绞窗栏的绞窗栏、扎木梯的扎木梯，千万别挤成一团……”

刚说到这里，一直仰首监听着空中走廊上动静的汉子突然跳起身来，神色紧张地一把摠住老鲁的手。

“嘘，鬼子来了！”干瘦腊黄的中年汉子鼻子底下挂着两撇老鼠尾巴一样的胡须，如果脑袋上扣顶乌纱帽，活脱脱就是一个袖藏十万雪花银的清知县——眼下摠在老鲁手背上的那只手，已经抖成筛糠也似。

孟松胤见势不妙，抓起囚衣迅速穿上身，但后背上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片冷汗。

“朱二宝，委屈你一下，开一回飞机吧！”老鲁飞速将扁铁藏进口袋，皱着眉头突然有了主意。“现在铺被已经来不及了，千万不能让鬼子起疑心。”

“来吧！”朱二宝稍微镇定了一些。“老鲁，下手轻点。”

说话间，走廊上脚步渐近，两名枪兵的身影已经出现在窗外。

老鲁二话不说，站起身来一脚踢在朱二宝的腿弯处，令其脸冲墙跪倒在地，随后反剪两条胳膊，嘴里喊声“起”，高高地抬了起来。

“哎哟！”朱二宝凄厉地叫了起来，脑袋顶在墙上痛苦地乱晃。

“到底服不服？到底服不服？”老鲁的手一会儿上抬，一会儿放松。“今天要是不服，非整死你不可！”

每次上抬，朱二宝的脑袋总要配合默契地“咚”一声撞在墙上，虽然老鲁手下已经留有余地，但痛楚仍然不小，所以满

痛苦的表情看上去极为逼真。

走廊上的日本兵停下脚步，“哗啦”一声打开玻璃窗，本想凶神恶煞般大声叱骂一番，但凑近窗口仔细一看，脸上顿时阴转多云，探着脑袋饶有兴致地观赏起来。

“他的，什么的干活？”一名士兵瞪眼问道；他是个长相凶恶的年轻人，一眼看去很有提神醒脑的功效。

“太君，他的，抗日分子的干活。”老鲁仰面答道。“点灯不亮，炒菜不香，不是好油。”

“唔，开飞机，大大的好，大大的好。”另一名士兵听得似懂非懂，笑哈哈地点点头；这厮满脸浓重的胡须，五官深藏其间，俨然天机不可泄露之势。

“滚一边去！”老鲁松开手，一脚踢翻朱二宝。

两名枪兵看看再无下文，多少有点失望，大喝一声“统统的睡觉”，随手关严玻璃窗，顺着走廊慢吞吞地离去。

“朱二宝，委屈你啦。”老鲁拍拍朱二宝的肩膀。

老鲁的面色很黑，黑中又泛着些红，一望而知以前肯定在乡间干过农活。单就相貌来看，令人很难猜出其精确的年龄，说三十来岁也好、说四十来岁也好，似乎都挺靠谱。

“哎哟，我的脑袋都快撞晕了。”朱二宝揉着额头哼哼道。

“没办法，这是必要的牺牲嘛。”老鲁摸出口袋里的扁铁，蹲下身继续凿挖铺板。

是啊，要想逃出野川所这一魔窟，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现在最关键的是计划有无破绽、工具是否有效、会不会被枪兵发现、是否中途遭受意外等等，一切的一切，到目前为止仍属悬念！

号房内鸦雀无声。

刃口到处，干燥的木屑爆裂四溅，老鲁呆望着这些飞进的碎屑，回想起这几个月来所有险恶的遭遇，突然觉得眼前的一切恍然如梦，往日的一幕幕情景如气泡翻腾般再度重现在眼前。

老鲁记得很清楚，自己被捕的那一天，恰好是一年一度的“立春”……

## 一、举起手来

阳光有气无力地透过光秃秃的行道树，在路面上洒落一层稀薄、凌乱的光斑。按节气来说，今天恰逢“立春”，可阴冷的程度却一点也不比严冬客气，借用一句文绉绉的话来说，正好叫作春寒料峭。

老鲁顺着护龙街一路行去，暗忖这般萧杀的街景，就四一年这种凶险的年份来说，马虎点说恐怕已算平和，除了偶然飞驶而过的三轮摩托不免使人心头一凛，提醒你现在苏州城的真正主人，是那些似乎急着去投胎的日本军人。

越靠近南门，街景越发荒凉。老鲁拦住一名行人问路，打听盘门裕棠桥怎么走，行人指点说，右转朝着瑞光塔的方向走不远便到。老鲁回过头来，与不远处一名中年男子对接一下眼神后继续前行——身后的那位老兄身穿灰蓝色棉袍，头戴呢帽，腋下夹着一只蓝布包袱，看上去像是一名小心谨慎、随时防备着被掉下来的树叶砸开脑袋的烟纸店老板，一路上始终不远不近地跟在老鲁身后。

一路前行来到护城河边，远远地便看得到大名鼎鼎的吴门桥



的身影。按说这座由花岗石砌筑的单孔拱桥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但四年前就在这座古桥上发生过一起震惊江南的凶案，一下子便出了名——被鲁迅骂出名的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因阻拦日本兵对中国妇女施暴而在桥头惨遭枪杀——苏州西抱太湖，北枕长江，当年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建城于此，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年的历史。古城虽然历代饱经战乱，但基本上还保持着“河街相邻”的水城格局，向来以物产丰饶和园林古迹而闻名满天下，只是近年饱受日寇铁蹄蹂躏，“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早就名不副实，说是人间地狱恐怕更为恰切。

老鲁站在桥头，眼望滔滔东流的古运河水，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

“喂，老兄，叹什么气啊？”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阴阳怪气的叫唤。

回头一看，只见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四、五个壮汉，正摇摇晃晃地围拢而来。老鲁一惊，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摸向腰间亮铮铮的铜质皮带扣。宽板皮带的后面，掖着一把带鞘的匕首。

这几个人全都是短打扮，但款式和面料显得比较时髦，一个个面相凶狠，身形粗蛮，走起路来像螃蟹那样不可一世。为首的汉子满脸横肉，一对眼睛像两只不甘寂寞的田螺那样鼓得老高，而鼻子却羞答答地不肯抛头露面，再加上一张嘴巴阔得没了王法，基本上不用描画，已经像极了城隍庙里的泥塑小鬼。

“干什么，想牵牲口<sup>①</sup>？”泥塑小鬼大喝一声，二只田螺呼之欲出。“再敢动一动，老子立马种你的荷花<sup>②</sup>！”

---

① 黑话，动用武器。

② 黑话，将人投水溺毙。